



金盘宴

◎ 杨能 著

作家出版社

金 盘 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盘宴/杨能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11

ISBN7-5063-2154-8

I.金…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80428号

金 盘 宴

著者: 杨 能

责任编辑: 沈海霞

装帧设计: 马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at.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振兴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06千

印张: 18 插页: 2

版次: 2004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5063-2154-8/I·2138

定价: 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古迹的垣壁受到光阴的磨拭，战祸的烽烟受到风尘的揉碎；幽灵的哀怨在凌迟中呻吟，魂魄的痛楚在记忆中颤抖。在追忆中，又让我们回到了一九九五年那个潮湿暖冬，记起了那个触动人们神经阵痛的事件。

庄昌奎一辈子最不愿碰上的人是赵恒敏。庄昌奎以前是跟赵恒敏争女人，现在跟赵恒敏争抢的是钱，拼的是命。庄昌奎到省人行参加金融工作碰头会，原以为赵恒敏不会来参加，没想到赵恒敏也在那里，令他感到很不自在。庄昌奎这一年碰上赵恒敏，办事一直不顺，真是倒了八辈子楣……

这年惊蛰刚过，一股北方的寒潮在广南省省城港口市肆虐了几天，在南海的融融暖风的夹袭下，恍然变得疲惫起来，逐渐往北败退。氤氲的浓雾在市区缭绕，市区沉入了雾海之中，高楼大厦在雾海浪涛中风雨飘摇。雾珠润濡大厦墙壁，一幢幢的大厦变幻成力大无穷的勇士，正汗流浹背地鼎力支撑着港城不致沉没。浓雾退尽后，勇士在天空的帷幕中遁隐，现代化的建筑丰姿绰约叠替了远古陈迹，现实的晴朗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开始从远古遐想中苏醒过来，一切又面对当前的许多忧虑烦恼和忙碌，现实顿时多于虚幻，变成了人的许多努力和殷勤。人流车流，街道纵横变成了阡陌蚁路，人也仅仅是勤劳的蚂蚁，在空间里显得异常渺小。

坐落在沿滨大道拐弯突出地带的铁筒式的二十八层的天鹏大厦，威武巍峨而显赫，在熠熠阳光下，黄色的墙砖、白色的铝合金窗框和碧蓝的窗玻璃，放射出金碧辉煌的光芒，显示出富足的财气。他冷眼睥睨着烟波浩瀚的大海，傲视着风云变幻的惊愕，体现出应付时变的从容不迫。他的自信来自他坚强的体魄。金融

界人士都说天鹏大厦造形矫健，体现着他的总裁庄昌奎的奋发图强、荣辱不惊的风貌。这里就是在投资王国里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创造一个又一个金融奇迹，掀起一个又一个金融波澜的省天鹏信托投资公司。有了在金融界的一个又一个惊人动作，才使天鹏大厦有了生命有了灵魂，促使人们对他仰视和肃敬。十一楼的大会议室里，让乍进去的人感觉出奇的寂静。全公司十个部三个办四个分公司的主任经理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边，都在埋头审阅或批示着自己手头的文件，好象他们有干不完的活。挂在墙壁正中镀金的镶嵌蓝宝石的进口石英钟，指针在嘀嗒走动，声音沙哑，听起异常清晰，似乎有闷锤敲叩在厅内每个人的胸膜上。室内空气似乎有气体凝结成玻璃的晶莹，僵硬地淤滞在人们的脸庞上，拂也拂不掉，使人越来越感到有一种蚊虫在啃咬，令人厌烦。

罗涛身子不高，肩胛墩厚胸宽实，但吃喝的精华乃集中在肚皮上，他五十二岁，跟常人一样开始了发福，他头已谢顶，乍感觉不美观干脆就剃了个光头，肤色显赤土色，活似一尊泥塑的僧徒。他常说他老，其实他是心老。他是本地人，老家就在市郊区，因此他在省城里的熟人颇多亲戚也多，在这家金融公司里安排了许多他的亲戚在工作。他对穿着不讲究，常年就穿着公司发的那几套工作服，一点也不象一个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去哪里办事，也没人把他当成是天鹏信托的副总经理。对于他能否提拔总经理，他嘴里常唠叨他厚道不嫉妒眼馋别人，他说他没有高超的手段管好这么多人及推动公司运作的轮子。他对总裁总是毕恭毕敬不遗余力地协调工作，他常惊愕总经理的宝座离他甚远，他常有被隔离的凄惶。有时庄昌奎不在公司，他看着空荡荡寂静无声的总经理办公室，那黑漆深邃的牛皮大班椅，似乎有一只权力的巨手伸出抓搔着他的心，他顾忌地远离这张椅子。有时必要在总经理大班台上写字，他都要离开大班台走到茶几下，委屈自己，弯腰把手垫在茶几上埋头抄写。他不敢正眼瞧那黑漆漆

的大班椅子，怕看多了不经诱惑心里起野，他知道欲壑难填的可怕。庄昌奎也觉他淳朴厚道，认为在自己公司，老罗永远不会起野心谋反。他也常当着罗涛的面说，若需要，把自己老婆给他看管，就关在一间屋子里，保管一定不会出什么事。罗涛听了这话，心里大喊：庄总你可千万别这样，若这样那就煞刹我也！你老婆这样高贵脱俗艳丽美色，俗鬼见了都会起淫心，何况是我罗涛，人生中的一个六根不净的凡夫俗子。他也时刻扪心自问，若让他坐上庄总那黑漆漆大班椅悠悠摇荡半年，他会不会起反心与庄昌奎争夺天下？会呀！这是肯定的回答，人的欲壑难填，罪孽也就时时囫圇侵吞着他的灵魂。他也喜欢有人对他毕恭毕敬，喜欢在一个大公司里呼风唤雨主宰一切，他认为让他站在高高的山峰上，随手抛掷手中的一捆捆钞票，让山下的人欢呼歌颂，把他当成活菩萨，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呀！也许自己本来就是璞玉浑金还未曾有人淘选，是总裁们的光辉把他遮黯。他在烦恼中把想象和现实分离，于是他有了两个自我。

但他现在不想这无聊的事，他知道那事对他来讲是不现实的，现在他要紧的是要等庄昌奎快点进会议室开会，各部门的头头都到齐了。说好是九点半开会，传达省政府有关国债会议的精神，并宣布公司的重大投资举措，但等了近一个小时，还不见庄昌奎的影子。他焦急得身上冒汗，他唠叨了几次，老是说空调机坏了送不出冷气，其实是他心里焦急身子虚热。在一个小时前，他接到庄总给他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有事要办，也许到时不能按时赶回，交代他叫大家在会议室里等着。半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呼过司机小刘，小刘回电话说庄总有紧要事要办，不能回电，叫他耐心等着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他心里开始嘀咕：庄总会有什么事呢？他对他是很公开的，公司里现在就他一个副总，是庄总的一只手，庄总的事他没有不知晓的。庄总有什么必要对他隐瞒？听小刘的口气，小刘既紧张又焦虑，似乎庄总遇上了什么麻烦事，不好启齿向他提及。他觉他应该在庄总需要他时帮他一

把。他打开自己的手机，向庄昌奎打电话，这时才知道庄总已把手机关了，这使他更加忐忑不安。他知道他走不开，得叫公司保安部主任庄明飞出去查一查，到底庄总是啥事这样神秘挪不开身子。他对庄明飞说：“庄总只说等一会就回来赶着开会，可拖了一个小时也没见人影，司机小刘又闪烁其辞，话中象有不尽的难处，一定是庄总遇上了麻烦事，这很需要你去看看。可先往他家里去向黄大姐打听，也好让我们放心。”他叫庄明飞就坐他的车去。

在公司里，仅有庄总叫庄明飞为小庄，公司里很多人都叫他为庄主任或老庄或者庄明飞。他跟庄昌奎是老乡，同是广东徐县人，他跟随庄总人前马后已有好些年了。他高高的个头配着一张长长的马脸，他胳膊粗大一块块腱肉隆起滚圆有棱，他胸厚腰直，两只长长的腿又大又粗象柱碇竖立，走路脚步特重，踏得地动山颤。人们常叫他为马脸，是跟他带亲沾故的人才敢这样叫，他也不生气。他为人爽快耿直，公司里男女，有难事常叫他帮忙，他也乐意助人。有人夜里两口子为房事不爽打起架，也要打电话叫他来调停。他们常说庄主任够哥们。但庄总年年要求评他先进工作者，公司里又有许多人议论纷纷，说他不该，是庄总偏心。偏心是表现出对某人某事的专爱，由于过份痴迷就有了偏差。他也有生气的时候，哪个领导处事偏袒不公，他会当你面骂娘，搞得你甚是尴尬，让你下不了台。他骂你后他也不记恨，到晚上又会赴你家给你小礼品，算是负荆请罪，或约你到小食店去，炒几个小菜蒸条鲜活活的海鱼，与你举杯酬酢，你想打他都出不了手，他让你心服口服。也有人想整他下台，但却搬不动他，他后台是庄总，再加他也没短处攥在你手，因为他从不管钱。

庄总认识他是在十几年前，那年庄昌奎在家乡当县委副书记，他常到县委组织部去闹，不闹什么，就闹县里不给他当官。他从部队里转业回来，他在部队里当过副营长，他说他这副营长

是拿命换来的。他一个副营长，回地方享受副科待遇，但他在公安局的刑警队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干警，整天受队长副队长的气，叫他干啥就干啥，全然不把他一个副科待遇的人放在眼里。他说还是当官好，当官能唬别人，于是就走上了漫漫的争官之路。开始在诉苦时，组织部领导还算对他客气，又是茶水又是香烟地贡他，哄得他挺来劲，于是声音也就越发扯高，如此这般次数多后，人家也就开始厌烦，一见他来就赶快走开惟恐避之不及。人家对他越发有看法，说他有挺重的官瘾，是畸形的嗜痂之癖。你越不理睬他，他越是对你恼火，就象一个顽童样没有理智，开始对组织部长进行了人身攻击，攻击人家心理也攻击人家生理的缺陷。人家长的一只满好看的一只鹰钩鼻，他说人家奸就奸在这只鹰嘴钩鼻上。不是鼻子的原因是什么，为啥我就长不出这样一只碍眼的一只丑鼻子。组织部长也急了，自从他当组织部长以来，就没有人说过他鼻子有什么疤痕。组织部长背地里也骂他马脸，看着他一张长脸就如看见一匹马，他是畜牲。庄昌奎听着他俩无聊的攻击觉得挺开心，也引起了他对庄明飞的注意，于是叫组织部长把庄明飞的人事档案从档案柜里调出来，他要亲自过目，当时他是管组织的副书记。组织部长给庄昌奎递上档案时还不忘加上一句：“这马脸确是欺负人，部队的职务咋能与地方的职务挂钩，这在有关文件上就写得很清楚，咋是我奸，弄他的鬼？”

庄明飞的人事档案一大迭很厚，那里有他在部队的各个时期的自述及军队各级组织对他的鉴定，从档案中看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发牢骚，而最大的优点是对党及军队的忠诚。在这一张张的组织鉴定中，庄昌奎看出了一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那是我国对越自卫战那年，庄明飞所在的师攻克了越南的谅山，可不久又接到命令步步撤退，他所在的团担任掩护大军撤退的任务。在丛林中他们与敌人浴血奋战，可敌人越打越多，营长左腿让枪打中没法行走，营长身旁没人就庄明飞跟着。营长个子瘦小，而庄明飞身高马大不容说二话，背起他就走。但因山路崎岖，背起一个

人起初是不成问题，但背久了，也甚感吃力，整整一百二十多公里，他庄明飞背了三天三夜，背得他双肩、双手都开始溃烂，但他想到的是不能让战友掉进虎口，硬是把营长背回了国内。他双脚一踏上祖国的疆土就晕厥一头栽倒。他在野军医院里足足躺了十多天，才把已化脓的伤口治愈结起了紫疤。为这一英雄壮举，部队给他评上了二等功臣。二等功臣只是部队给他的荣誉，但在营长的心中，这救命之恩岂是一枚勋章能偿还的。营长伤好后被提拔当上了团长，于是把庄明飞送到桂林陆军学校里读了两年书，回后就被破格从一个排长提拔当上了副营长。

庄昌奎看完他的事迹，当场即拍案惊奇，连声说：“忠臣！”庄昌奎常夸口说，他只要双眼一扫，就能选出一日千里的骏马。他说他会选人才，万军良将不会从他身边溜走。于是他一下就将庄明飞调到县委大院当保卫科长。他想，明飞这人对领导忠诚，若哪个县领导遭人袭击他会为他挡枪眼的。庄昌奎说提拔人才，就是利用人才达到领导者的目的。但很多同级领导未必就赞同他的这一新鲜提法。庄明飞为了报答庄昌奎知遇之恩，一直就跟着他工作。庄昌奎也深谙他的为人，不管调哪一级任职都带着他，从县到地区到省城，可以预见若他调中央到北京，仍会带上他。人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是由情感梭织起来的，仇恨恩爱就成了一个个网结，牢固得令人困惑。

庄明飞现在一听说庄昌奎有事也急了，飞似地下楼去。他一急走路双脚就一仄一仄的摇摆，屁股也一颠一颠地抖动，就象驮重担的水牛在放屁，逗得在场上的人都想笑。公司里的中层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看不起一个带兵打仗的人，说他不懂业务也不懂电脑键盘的敲击。

庄明飞坐罗涛的车在街上找庄昌奎，一直到了庄昌奎的家，庄昌奎老婆黄红丽说：“也不知道他上哪去，就看见小刘来接他，他裹一件西装上衣塞在袋子里，嘴里絮絮唠唠地说，‘他完了彻底完蛋了，一个人死为什么就这样快？’就急急出了门。”

庄明飞就象即时猛喝了一盅滚烫的白开水，憋出了一身的汗。

庄昌奎个头不矮但也不高，窄脸颊，大眼睛炯炯有神，大鼻子却出气很粗，鼻翼翕张着，前额稍秃只留下几络毛发显得很稀疏，所以额头显得油光发亮，常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了亮光。他身子虽不高却身板结实，手臂和胸肌上的腱子肉，就象一块块的牛肉筋贴附在身上一抖一抖的动。他肚脯虽微微隆起但不是很显眼，整个人给人一种带精灵猛敏好斗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穿着整齐有条不紊，常夹着一个方扁的牛皮文件包，又给人一种高雅之感，小偷乍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大方富裕的有钱佬。算他们猜对了，他就是一个管钱的大富佬。他是有钱，但他身上分文没揣，文件包里只有一大迭的文件，连手机都是端在裤兜上。但没有几个小偷敢动他，可也有一些盗贼会铤而走险：有一次他在一个大酒店刚开完会下楼，远远就看见司机小刘和庄明飞在车场他小车旁等他，冷不防一个高瘦个子的外省人横地站到他跟前，伸手就把他的方扁文件包抢夺过。小偷仗自己高大目中无人，就站在他跟前打开了刚掠来的文件包，一看没钱说他破了他的财运，扔下文件包就开拳打庄昌奎。庄昌奎接住他伸过来的拳头，脸都气歪了，就与小偷打开了。庄明飞和小刘走过来，庄昌奎示意他不要插手，让他一个人解决。他出拳如闪电，出脚如打雷，直把小偷高高的身躯扳倒在水泥地上，小偷鼻出血耳出血口出血只差屁股眼没出血，后幸好让庄明飞把贼人扭住才算保住他一条小命。从此事可见庄昌奎好斗之一斑。他也常说，他一瞥见强壮的男汉就想与他摔跤，他小时就是凭他的拳头打出了威风。他长大后参加工作，仍是与对手相斗，只不过是相斗的摔跤方式转变成了用脑去斗智斗勇，方式虽有改变，但他仍认他是上拳坛打擂台，不断地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权力竞争的对手，从基层到省城直登上了省天鹏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宝座。古希腊的战神及当今西班牙马德里斗牛场的斗牛士，都曾使他兴奋不已，他仰慕英雄。后来渐渐地，他在荣耀中又时时觉得他身上披带的铠甲好沉好沉，于是

对权力冷淡变成了对财富的征敛，这也许是权力盛溢后的亏缺吧！

司机小刘是在不经意中随口说出这件事的。他父亲在市法院当副院长，对省城的那些曾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如今成了囚徒的人的量刑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只要小刘感兴趣想打听，他都会打听出确切消息。他说贺平受贿案已由市中院一审判决，判的是死刑，看来二审的改判可能性不大。对贺平的事，省委对下面抓得很紧，常务副省长熊夏远具体过问，人家就是要把他当成一个典型杀鸡警猴，贺平不死才怪呢！庄昌奎正在更衣，想到公司开会，听小刘的话怔住了。他知道贺平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从立案到判决仅用了五个多月时间，快得如眨眼间，不由得令他震惊。他过去曾受过贺平的恩惠，贺平帮他渡过了难关，滴水之恩将会涌泉相报，可他没向贺平答谢过什么。这人之将死，去探望一下总是需要的，这叫对得起天地良心。庄昌奎可不是势利小人，常想的是自己心理的安慰，不要自己做事让自己以后惭愧。他想起有朋友送他的一件法国的皮尔·卡丹土红色西装，把这送给贺平上路较合适，土红色有尘归尘土归土之寓言，也算是为朋友送去一种超然的安慰。这时他想起了有一本书叫《伊索寓言》，他觉这本书很深刻，虽然没跟贺平之死有什么联系，但终归让他记起了这本书，觉人活在世不能不看寓言，这样人才会受到启迪，思虑才深远。

小刘打听到贺平被押在郊区的皇城看守所的死囚室里，庄昌奎叫他往皇城镇赶。皇城镇离港口市也仅十几公里，不远，就十几分钟车程。庄昌奎想起今天公司要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怕大家在那里久等，便给副总罗涛打了个电话，只说有紧要事要办，怕他啰嗦问个没完没了，就关了手机。

庄昌奎到了皇城看守所后，被拒绝探监，说是上头的交代。他觉得怪怪的，如同嘴里在含一颗酸橄榄。他找到省委副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吴法林签字，颇费了一般周折，才在早上批准见一见

贺平，他总算如愿以偿见着了这个罪孽深重的死囚犯。

贺平是由四名法警带进探监室的，法警把厚厚的铁皮门磕然关上，庄昌奎觉得有一股肃杀气氛包围着自己，他一下子似乎被关进囚室，有一种自危的压迫感，不由得使他产生了扪心自问的念头，我犯过罪吗？我会有这么一天吗？也许这一天会来的。他心有一种惶慌的感觉。这是受环境气氛的感染，人变得很虚怯。庄昌奎不断地控制着自己，过了好大一会儿心里才平静下来。

贺平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人，这一年纪在证券界正是蓬勃的年龄。他大个子，体态肥胖显臃胀，蜡黄的脸色如同黄河的浊水在泛滥。粗大的脚镣铐着双脚踝，走路慢吞吞的如体态笨拙的企鹅在走动。现在的贺平已变成这样废黜糟糕，跟过去震动得证券市场地动山摇的贺平已判若两人，庄昌奎为自己的感受表现出了惊诧。贺平还没上刑场，分明头脑已失精灵，其肉体的仙韵已消逝，庄昌奎不禁暗暗为他十分的惋惜。

贺平挑起眼皮，瞥了对面被玻璃隔开的中年人一眼，他对这个穿戴得干净利落的中年人感到困惑，他显然没有认出庄昌奎：

“你是谁，我认不出你？”庄昌奎觉得贺平额头的那绺花白头发异常显眼，他在几个月中足足苍老了十余岁。他认为贺平是证券泰祖在蒙难在炼狱，这让他想起了但丁的《神曲》：说不清我是怎样走进这座森林的，因为我在离弃真理之路的时刻，充满了强烈的睡意，想起了一切的冥幽不清，想起亡灵渡阿刻隆河。他心里感到一阵的疼痛。他对他说：“我是天鹏信托的总裁庄昌奎，是专程探望您的！”贺平沉吟了一会，记起他，庄昌奎是天鹏信托的总裁，天鹏信托这两年搞得很好，公司规模上可与省国信攀比，证券投资上也可与赛斯证券公司平分秋色。但他知道庄昌奎与他非亲非故，在道场上也不是十分亲近的朋友，他为啥要来探望他，他感到不解。庄昌奎苦涩地笑了：“我受人之恩永世不忘，你不记得你曾拆借过八千万元给我公司？”贺平这才想起这事，报以庄昌奎一个微笑，却笑不起来，只是嘴角蠕动了几下。

他说：“那只不过是平常事，为你拆借资金我公司也收取了不薄的利息。”可庄昌奎却不是这样认为：“不瞒你老贺说，当时天鹏确是遇上了麻烦事，又正处国家紧缩银根时期，这笔款子对我是雪中送炭，帮我渡过了难关。况且那时很多金融单位头寸都不足，你不给别人给了我，我姓庄的还不感激？在你得势时我是你的朋友，在你倒霉时我一样是你的朋友，我姓庄的可不是势利小人！”

贺平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慨，对庄昌奎说：“实不相瞒，自从我被捕定罪以来，金融界的朋友，十有八九是我帮过大忙的朋友，我天天盼着他们来看我，好在倒霉时在上头活动，能免我一死，可他们躲避我就象躲瘟神样，一直没见着他们的踪影，可谓是人走茶凉呀！至于帮你拆借一笔款子，那是很小的事，你却仍挂在心里，今天又在百忙中来探我这迂腐之人，送我上路，我实在感激。”说完眼里噙满了泪水。贺平认为生死之交也许就这涵义。其实在贺平被宣布逮捕后，庄昌奎曾为他的案子找过省府戴洪洪秘书长。戴洪洪与庄昌奎是同学又是是世交，庄昌奎的话戴洪洪是能听得下去的。庄昌奎认为贺平要重判已是不容置疑的事，但他仅要能保住贺平一条命。戴洪洪后来对庄昌奎说，他已找过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人家发誓决不轻饶贺平，他帮不了忙。但这事庄昌奎不想告诉贺平，帮不上忙等于没帮，空洞的东西总不是言语能够充实的。

总结讷讷了许久，贺平讲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说他是让人害死的！这让庄昌奎惊诧不已。有关贺平索贿一案，庄昌奎只是听金融界同仁之间有议论，说法也是有出入，但受贿巨额却是事实。可具体的原由他知道得不具体，他倒要想听听贺平的讲法。贺平说：“这几年赛斯证券凭着人才资源实力，驰骋证券市场，确是赚了不少的钱，如今股市低迷，一时也用不了很多资金，又不想存进入行赚低息，倒是愿意往外拆借，我给一个地方的银行小行长邬景林就拆借出了一点三个亿。邬景林便到我家道

上一个小红包，撕开看里面有张存折，有一百五十万。我潜意识中觉得不妥便递回给他，邬景林说没事硬是抛下走了。当时也没有太大在意，唠叨着找机会送回这小子，因为这数额太巨大了。过十几天我外甥女结婚急用钱，我哪有钱，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存折，便取了五万块交外甥女。又过了几天，检察院反贪局的人突然冲进我家抄查，查出了存折还抄出了二十多万的现金，把我吓懵了。事后才知道这个小行长除给了我一百五十万，还给我老婆四十多万，儿子二十万。我就这样让人逮了。老婆傻，取出了现金放在家里藏在天花板上，还拿出一部分送娘家。送娘家那部分让娘家已花光，追不回来。儿子大手大脚也用得差不多，我这不就完了。我死就死在一时的贪上，还是让侥幸心理害死。自己找死也就不讲了，但邬景林独自一个人送钱我家，我又突然被抄家，据说姓邬的那边风声根本不打紧，是他主动供出来的，你不觉这事怪吗？我知道有人存心害我！自己找死是自己的大意，外人的存心迫害却是邪恶，令人可憎可恼。有死不瞑目、魂飞魄散之说，他们就不怕日后会大白天碰上鬼？”贺平恨恨地说，“我是死了，这些人也会不得安宁，死人的诅咒会很可灵验的。”人就是怪物，处在冥冥之中仍有许多的企求期待和对陋习旧念的许多怀恋。

庄昌奎只当贺平这恨恨而说，是一种发泄，他从一开始就不把他的咒骂当成是一回事。于是他就不搭腔，也没法多说，说多了，那是对罪犯的同情，对政府的仇恨和不满。他们头顶上架着两支摄像头，他们一言一行都受到监控室的监视。庄昌奎开始觉得两支摄像头镜头贼亮贼亮的，好象副省长熊夏远的两只眼睛，正虎视眈眈直盯着他看。他想讲话时要千万谨慎，避免让人抓住把柄。

庄昌奎听赛斯证券公司的职员讲过，贺平一生很节俭从不奢侈，公司想用外汇为他购置一台意大利斑特牌大班台放电脑，他都掂量了半年多才购置，说没斑特台办公也一样能赚钱。老婆为

他买一件保健裤衩，仅两百块，他却说他没性病，咕咕唠唠了好几天不肯穿。金融单位的同仁们倒是在娱乐城歌厅里常碰面，就是没见贺平的踪影。他乍会一下子变得如此贪婪起来，确实一定有其原因。照他这么说，难道真有一只罪恶的手伸向他不成？庄昌奎认为有这个可能。可就是知道有人害他，庄昌奎又会咋样呢？他从椅子下拿出塑料袋，抖出一套做工精细的法国名牌皮尔·卡丹西服给贺平看：“你上路了也要穿得体的面点，没什么送你，就送你一套衣服，表达一点心意。这衣服颜色大小正合你身。”说完送好装进袋子里，递给看守的法警。贺平对此表示感激，迭声感谢！他认为庄总确是个自己信任的人，突然伸出双手抓住玻璃，如同抓住一根救命草样不放，对他说：“庄总，确是有人在设计害我！那个出面借款的小行长邬景林只是一只让人摆布的小卒，这笔巨款到他银行后，也许又转借别的金融单位。也许这个再借款的人就是幕后操纵者。这小行长为这事只判了四年，过不了几个月即可称病保外就医，就可弄出，而他又能弄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手续费，他无需再当行长了。我死不足惜，但我心里就是犯懵，我一生行善有加，就是给邬景林拆借的款子利息比起市场拆借价比都低，谁人使出这样的毒招害死我？你既然当我是你朋友，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这人究竟是谁？这样一来，我死就瞑目了！”

庄昌奎知道这件事把贺平整得很惨，因案子的牵连，他老婆判了十五年，惟一的一个儿子判十三年，儿媳妇难产死在医院里，可谓是家破人亡。他不是为贺平开脱，也没认为他不该判刑。但就是觉得他可怜，晚节不保，全是为一个贪字断送了性命，这就应了人为财死的古训。算是为还愿感恩，庄昌奎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要求。

探监的时间已过，法警把贺平带出探监室时，他一步一挪走得很缓慢，好象从这个探监室走出将是走向死亡的深渊。贺平双肩颤动，那是对死亡的胆怯。庄昌奎再不忍心看他。庄昌奎离开

了探监室后很久，还清楚记得贺平额头上的涔涔冷汗，还有那两片厚墩的唇片，变得紫黑紫黑，如同在那里淤上两片血坭，黑色预示着死亡。庄昌奎弄不懂人为啥在金钱面前变得如此鄙贱得没有价值，他突然对金钱产生了一种十分强烈的憎恨，并令他反胃，他有呕吐的感觉。

庄昌奎是在上午十一点二十分，赶回天鹏大厦十一楼会议室开会的。他首先传达昨天由高副省长主持召开的省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介绍每年发行的各类国债的情况及含金量，肯定了国债投资的巨大收益及意见。他认为这项实践的成功将会对整个金融工作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对本公司来说，由于贷款的收益降低，银行对信托公司的资产负债实行比例分级管理。信托公司对自身资产负债的管理，也急需投资国债的收益弥补贷款的亏损。公司决定，将落实省金融会议精神，参与国债市场的运作，并强调了各部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持这项投资活动。公司宣布成立炒作国债领导小组，组长庄昌奎、副组长罗涛、黎东山，工作由证券部具体负责。

庄昌奎一早就去探望贺平，这时思绪还陷进生与死、清贫与富贵的思索中，他看了一眼鸛鹭成行、规规矩矩坐在两旁的与会者，他不得不又提起了生与死，有关廉洁的话题。他说：“大家都该认识赛斯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贺平吧？我耽误了开会时间让大家久等，是因为我到皇城看守所去探望他耽误了时间。他在一审已判了死刑，看来二审改判可能性不大，就等宣判大会公布了就没命。他的罪行就是受贿。在坐的都是各部门及下属公司的头头，手中都有特权，我希望各位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收了钱犯了法，天皇老子都要坐罪，守着清贫过太平日子乐也融融，我不希望我手下的哪位仁兄上断头台。那可不是上天堂而是入地狱。”大家都唯唯诺诺表示请庄总放心，天知道这些金融油子是否把庄昌奎的话听进去。会议开了一个小时，罗涛宣布散会。

会后，庄昌奎特意把罗涛和庄明飞留下。庄昌奎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得请你们俩去替我办一下。我觉得贺平受贿这事不会这么简单，贺平也怀疑有人从中做了手脚。你们俩以我们公司监察室的名义，去找一下邬景林，并到他原在的银行查一下，看是谁在背后整了贺平。查一下那两笔从赛斯证券公司拆借出的款子，作了何用，贷往哪去了。贺平曾帮助过我，他委托我查的事我得帮他查。”罗涛提出费用报销的事，庄昌奎提出可在查案经费中开支。

罗涛和庄明飞出差十几天后，由庄明飞给庄昌奎打回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在监狱里找到小行长邬景林，但没查出什么，从他鬼祟的神情上看，似乎有很多事情隐瞒着。不过去了拆借款的银行，查到由贺平经手拆借出的那两笔巨款，又转借给了我们省城市信用社下属的金通总公司。庄昌奎一听金通总公司，马上想起了江元保，一个油光满面肚子圆圆的男人，他可是省人行行长邝世达的红人。省城市信用社及属下的金通总公司难道缺钱吗？这事就蹊跷了。难道贺平是江元保在背后设计害的？庄明飞问还要不要再查下去。庄昌奎说：“二审已过，贺平上诉已被驳回，维持原判，贺平明天就上刑场，一切都来得太晚了。”于是叫他们先回来以后再查。

这天，阴霾满天，让人看着心里特别的压抑，成了心理感觉的一层衬色。庄昌奎对保安部的四个保安员说：“贺平是老实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上天已对他严厉惩罚了，这已够了。他对我有恩，所以得去送他一程，顺便麻烦大家把他的尸体收拾，不能让一个曾是企业领导的人抛尸荒野。这就有劳大家了，我庄昌奎感谢大家！”他说完就上了皇冠三点零小车。小刘和保安员坐的日吉车直向城郊北开去。小车走在沿滨大道上，庄昌奎眺望车外，觉街道两旁的楼房似一堆堆的巉岩，叠成了一尊尊龇牙咧嘴的恶煞变形金刚，彼此敌视，杀气正盛，随时都会猛冲过来扑杀厮斗。他们为什么而争斗，无非是为了抢夺被遗弃的没肉骨